

甘肃方言俗语中的地域文化

□ 维 鹏 秦秋莉



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是地域的差异会带来文化与习俗的多样性。在一个地区,最能体现这一多样性特点的文化样式莫过于当地的方言。方言既是一种地域文化,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中的俗语就是沉淀地域文化

的“活化石”,它是老百姓耳熟能详、使用频繁的一种语言单位,也是口传文化的一种形式。口传文化是人类最古老、最基础的文化遗产方式,具有动态流变性、情境依赖性、作者匿名性、交际适用性、记忆选择性、时空局限性等特点。甘肃方言俗语因口耳相传,成为日常交流中随处可见的地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类口传文化主要包括俗短语、谚语、歇后语、绕口令、口彩语、顺口溜、酒令、口诀等语句形式,鲜活生动地表达和展现了当地的知识体系、生活情趣和文化风采。口



语性强是俗语表达上最突出的特点。因内容离不开某一地域内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历史文化或地理环境、景物特产等,因此,又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点。

本文结合甘肃方言俗语,简单介绍一些饮食、穿戴、居住、节庆、婚姻等方面的民间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受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甘肃各地的粮食作物多以小麦、青稞、玉米、豌豆、扁豆、黄豆(大豆)、荞麦、糜子、谷子、洋芋(马铃薯)等的种植为主。这些农作物多有耐旱、耐寒的特点,在当地老百姓的饮食生活中必不可少。其中以荞面、豆面和玉米面等杂粮为主的“搅团”和“糝饭”就成了老百姓的家常便饭。这两种饭食的制作,都是在滚烫的热水锅里撒入杂粮面粉,搅拌成软硬适中的糊状食物,佐以咸菜、酸菜、凉拌菜、油泼辣子、蒜泥等食用。日常生活中,谁家的“搅团”和“糝饭”做得好,就说明主妇的茶饭手工艺水平高。所以这类饭食的制作经验及其特性描述就以俗短语的形式在各地流布开了。“搅团

若要好,三百六十搅”是说制作搅团时需要不断搅动,才能做出筋道十足、香味可口的美食。为什么要“三百六十搅”呢?因为搅团多用荞面、玉米面和豆面等黏性不强的杂粮面搅拌而成,制作时需加入少量的小麦面,只有多次搅拌才能增加黏性使其成为一种软硬适中的糊状食品。在外多年的甘肃游子,想起家乡的搅团,不由会泛起一股思乡之情和归心似箭的急切之情。回到家里,吃了搅团,还不忘妈妈做的一顿热气腾腾的糝饭。在甘肃吃糝饭是有讲究的,俗话说“性急吃不了热糝饭”。为什么呢?烫嘴啊!糝饭本为“撒饭”,这是从其制作的动作特征命名的。制作糝饭时,一手抓一把面粉随撒随搅,直至搅为糊状,有些地方做得较软,有些地方做得较硬。有些地方的糝饭是在七八成熟的米(传统为黄米,近来多为大米)糊中撒入面粉,搅匀后焖少时而成。再说什么烫嘴,因糝饭在锅里焖的时间较长,舀在碗里就不能急于上口。民间使用“性急吃不了热糝饭”这个俗短语,多用比喻义,即做事操之过急反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同样意思的俗短语,甘肃不同地方还有“性急难吃热糝饭”“心急吃不了烫米饭”等。

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常态。说了吃的,再说穿的。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季节不同,穿戴也会不同。进入冬季,穿棉衣保暖是头等大事。甘肃陇南方言里有一条“石佛爷的裹肚子——插不进手”的歇后语。这个歇后语源于当地的民间故事。据说每到晚上,石佛爷都会打着灯笼给人看病,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为了感谢石佛爷的恩情,村民们为其雕了一尊石像,并盖了一座庙。庙里石佛爷像上身的穿着是裹肚子。“裹肚子”就是“棉衣”的意思,在甘肃不同的方言里读音也存在差异。白银市靖远县一带的“裹肚子”,“肚”说“兔”的音;陇中一带的“裹肚子”,“肚”说“托”的音。“肚”说“兔”的音是方言古今演变的结果;“肚”说“托”的音,是因为“肚”字的韵母发音受“裹”字韵母“uo”的影响也变成了“uo”。“石佛爷的裹肚子——插不进手”

意思是干别的事插不上手,多形容对部分事物没有权限或不能管理。

吃穿说了,再说居住。甘肃传统民居,多是就地取材来建的,早些年房子,一般为土木结构,用湿土夯筑墙体或用土坯砌墙。甘肃方言俗语里的“软处好取土,硬处好打墙”“打墙板儿上下翻哩”生动反映了夯筑土墙的过程。各地房屋的墙体,常见的是用“壑子”砌成的。“壑子”就是土坯,甘肃方言还有叫“胡壑”“土壑子”的。制作“壑子”,甘肃方言叫“打壑子/打胡壑”,俗语中有一个打壑子的口诀是“三锨九杵子,二十四脚底子”,说的就是打壑子的诀窍:在模子里装三铁锨湿土,用脚先把土踩数下,土踩齐实后,用杵子击打九下,然后再用脚掌把四个角踩光整,总共踩二十四下,一个壑子就制作成形了。地域不同,制作的过程也不同,如庆阳市庆城县有说“中间填饱,四角踩到,楼腰三锤,圆圈摸皮”的,意思是用土将模子中间填满,四角用脚踩实,先用杵子在中

间捶打三下,最后用脚掌在表面画圆圈将上面和模子边上的覆土抹光平,就成一个壑子了。也有说“一个胡壑两锨土,叮哩叮咚二十五”,意思是模子里装两锨土,然后再打二十五下。打壑子口诀的韵律和语言风格带有浓厚的地方言特色,是当地民间文化的生动体现。如“三锨九杵子,二十四脚底子”里“子”押韵,“一个胡壑两锨土,叮哩叮咚二十五”里“土”“五”押韵。这些口诀在一代代工匠之间口口相传,成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衣食住行文化基本属于物质文化范畴,但老百姓的生活里精神文化也是很丰富的。如传统节日的仪式等就是精神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一个与家人团圆有关的节日,因十五的月亮寓意圆满和谐,所以八月十五这一天,甘肃民间有家人团聚赏月祭月的习俗。祭月时可以献月饼,也可以献瓜果等。献贡的瓜可以是西瓜,也可以是籽瓜。讲究的人家会用刀在瓜皮刻上犀牛望月、嫦娥奔月等图案,刻好后放在大盘中,旁边摆上

月饼,用来祭拜月亮。甘肃中西部一带中秋节祭月的习俗别有特色,在八月十五这天,人们一般会把挑选好的瓜剜刻成锯齿形状的两半,叫“剜月”。两半“剜月”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瓜。流布于甘肃武威一带的方言俗语里有“八月十五不剜月,听的出门风搅雪”的说法,里面就送到了“剜月”。“听的”是据说、听说的意思,“风搅雪”指风雪交加。民间习俗认为祭月的瓜如果不“剜月”,说明不虔诚,一旦出门,就会遇上风雪交加的天气。这个俗语告诫人们做事要准备充分,态度虔诚,不可应付。

俗语是人们口头上惯用的、有特定含义的定型语句。作为一种语言单位,它既是历史与文化的“活态档案”,也是地域认同与情感的纽带,还是民间智慧与哲学观念的结晶,更是文学与艺术的灵感源泉,是方言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甘肃方言俗语的搜集整理研究,对保存并传承甘肃民俗语言文化,全面展示甘肃乡土人文风貌都有积极意义。这是我们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甘肃卷》后的一些体会和认识。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甘肃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总编纂,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本卷主编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维鹏。配图除署名外,均由维鹏提供)

一本诗画合集的美丽之作

□ 李睿竊

近日,两位诗歌成就有目共睹的人,合作出了一本美丽的书!阳飏绘画,古马写诗,书名源于阳飏一幅同名画作,叫《牵一朵云去看你》。如口袋书的开本设计、质感十足的封面封底、图文并茂的版式安排、诗画相映的精彩内容,使我们在欣赏、理解诗与画的过程中,尽情感受这本书的趣味和美妙。

《牵一朵云去看你》,就像我们小时候的日记本,窄窄的。封面呈国画风格,典雅有质感。读完全书,领略风格、体味气质、反观心境,我们会发现,整本书,于诗画之际,表达的是一种淡淡的忧郁,对人生,对所在的城市,对情感,甚至对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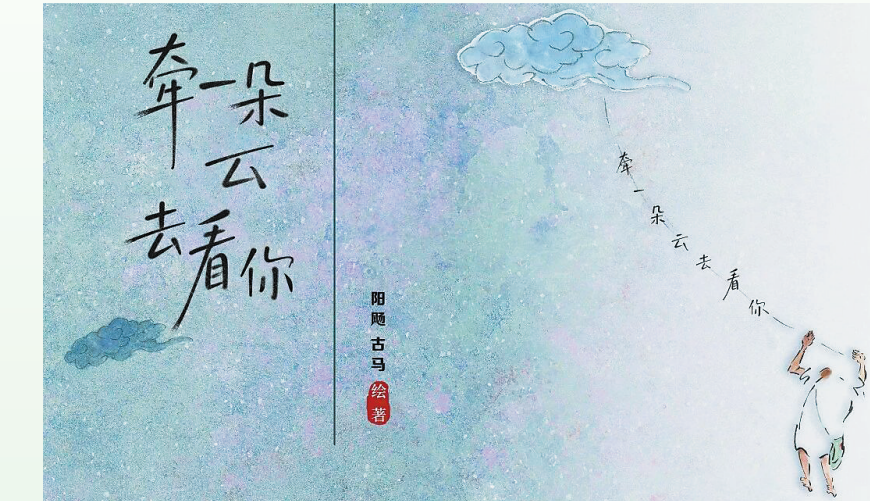
一朵天蓝色的云,将小小的封面分出了天与地,云在青天,人在大地,连接天与人的,是一根若有若无的线,画得断断续续,如草蛇灰线,却伏脉千里,不仅牵动着一居兰州、一居成都的两位诗人、画家,三十多年老友之间,更行更远的情谊,而且还牵着每一位见到书的人。

大道至简,大音希声。《牵一朵云去看你》里的画是简笔的,诗是短小的,没有繁芜的构图画面,也不见长诗巨制,每行诗,仿佛把酒对座的两个老朋友,岁月和熟悉,已把许多话过滤掉了,阳飏、古马成了彼此的影子。

书中三类文体,诗、画、评,都是旧友互赠,多年相知,相聚于一册,永不相忘于江湖。

写了一辈子书的巴金说,青春是美丽的东西。其实,美丽的书,可以留住记忆、留住青春,还可以让一代代青春的人爱不释手。

作者阳飏在代序《一个诗人的画梦录》里说:“画画,一定是为了有意思有趣味,就



是好玩。和写诗一样……我只痴迷、忠实属于个人的我。我热爱的诗歌写作是私己的,当然也是温暖的。这和画画一样的道理。”看到这本书,诗人、作家人邻似乎有点嫉妒:“为什么不是我写诗配画呢?阳飏阳谋,古马阴谋,悄悄就占了先。以我对阳飏人和画的熟知,该是我配诗更合适,毕竟,我们共同经历过那些岁月。”不过他说,“看看阳飏的画,读读



古马的诗句,恍兮惚兮,谁的画,谁的诗,谁是谁呢?毕竟都是人世的沉湎,毕竟都是人世的四季浮沉,苦辣酸甜,不一而足。”“一个是老朋友,另一个也是老朋友。朋友

们闲时,可以骑钓鱼或者鹤或者鸭,坐坐云,看大象的长鼻子里长出一棵树,看踏破青山人未老的那只皮鞋里长出一朵花,看鱼在酒杯里游来游去,看鸟雀从目光里远去,或者扫扫地上的花瓣……这样的朋友身上散发着禅意。”诗人牛庆国是这样评论的,“古马的诗灵动飞扬,总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样的画,这样的诗,可谓珠联璧合。好画,好诗,我都喜欢。”

作家习习说:“阳飏有太多好诗,那些年,他曾和古马一起出游,一起开眼晴换脑瓜,后来,他们卧薪尝胆各自写下一批诗歌,他们写得兴奋,停不下笔。我读他们的诗,暗自想,阳飏像一泻千里‘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李白,古马像苦吟炼句‘寒衣处处催刀尺’的杜甫。阳飏和古马,性格迥然,但多么惺惺相惜……而今,阳飏和古马诗画唱和,文质深处,皆荡漾着古意。”

作者古马认为,作文作画,皆以意为先。笔墨不过是工具与桥梁,能尽心尽意便足矣。阳飏的画虽仍在精进,却已将情感回忆与诗人的视觉想象融于一体,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个人风格。他所追求的趣味感、时代感与身世感,在画中皆有深切体现。

《牵一朵云去看你》,阳飏、古马绘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 读书 ·